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奴才小史 增祺

增祺，密雲駐防人，幼孤，家貧，落魄為博徒。稍長，以有膂力，習弓馬，兼攻舉子業。得倖進，旋為副都統，後又任奉天將軍職。當光緒二十四年間，因旅、大劃界事，遂以定增祺賣國之鐵證。當中俄之訂約也，僅許俄租旅、大沿海一帶。自增祺受俄多金，遂遣私人福樹滋，會同金州廳與俄劃界。俄人欲將普蘭店以南之金州半島，悉划入租界內。是時金州廳尚能據約力爭，福樹滋以得賄故，不置一言。金州廳乃電稟增祺，請示辦法，以圖據理以爭，保我疆土。不意增祺為賄賂所迷，遂電飭劃界諸人，謬雲普蘭店即大連也，准許由普蘭店起划歸俄人租界，由是金州半島之版圖不為我有矣。越二年，拳匪肇亂，聯軍陷京師，清帝西狩。增祺於奉天省垣，尚未得確耗，蓋為聯軍所阻也。及閏八月初旬，俄軍由旅順北發，是時壽昌之距俄軍尚三百里，聞之，急趨省垣告增祺。增祺與五部侍郎及府尹府丞等，密籌棄城而逃之計。不數日，俄軍逼近遼陽，增祺預遣其母山城，而後與壽長及溥頌、鍾靈等，竊取內庫金寶，先後棄城走。方增祺之將逃也，商民見其將附郭之車悉拘引，早知其意旨所在，即聚眾攀留之。增祺詭曰：「我決不去，惟府尹欲逃，汝輩可往留之。」眾為所給，增祺遂乘隙攜從者從人，策馬出小北門去矣。是晚渡遼河。翌晨抵新立屯。時有瑞祿者，本亡賴，素為增祺所親信，沿途肆掠婦女至九人之多，財物尤不可勝計。然是時，俄軍距奉天省垣尚遠，增祺惟恐其不至，尤恐其至而不入，則所竊庫款無以彌縫。乃遣其黨覺羅廣惠回省垣。

廣惠本煤窯土棍，遂縱兵焚掠。故是月初六日，宮外之火，即廣惠為之也。實則俄軍於初九日始抵城下，見無守者乃入城焉。增祺聞俄軍已入城，乃急奔入內蒙古境。蒙人以其未奉朝旨，不予招待。迭費唇舌，始許暫棲。某夜增祺妻忽被蒙人掠去。其部兵海龍者，本馬賊餘孽，越三日始為之奪歸。增祺於是不敢留，擬回密雲駐防。抵熱河界，其隊兵涎民屯富庶，又將肆掠。熱河都統色楞額以兵阻之。增祺方進退維谷，適遇道員周冕自黑省循蒙境而來，告以大局無妨，須早自為計。增祺始求其赴旅順，說俄人，求容納。周去，增祺則回入奉境之義州以俟之。時留於省垣之姚鑒等，為之關白俄官，許其回省。增祺遂不俟周覆，而於十月初七日復入省垣。

增祺之入省垣也，俄軍械之於民房，窘辱萬狀。次年，正月初旬，始令居原署，代辦事。此後日聽命於俄人。嘗赴旅順謁俄軍官阿其克塞夫。或阿其克塞夫過瀋陽，增祺必出郭迎之，出則溥頌必從。有李席珍者，嘗為增祺效奔走。蓋每接清廷之旨，應遵奉與否，必由李赴阿其克塞夫處探問意旨故也。未幾，增祺妻死，有謠者為擬輓聯云：「軍亂新立屯，蒙境久經傳眾口；夫降陽世界，夜台肯否作孤魂？」一時相與傳播。蓋上聯即指被蒙人掠去事，下聯則因庚子俄軍逼奉天時，增祺欲逃，而其妻有「皇上命汝守茲土，死可矣，走何為耶？」之語者。

迨光緒壬寅春，有開復原職，寬免一切處分，留辦善後事宜之旨。識者知其皆由俄人為之要求耳。

不二年，日俄戰爭起，炮聲隆隆然，逼近省垣。增祺急令家人掘地丈餘深，為避炮計。聞者粲然。及日軍擊走俄軍，乘勢入城，增祺懼禍及，亟將素與俄官往來文牘，付之焚如。及接見日員，則捧出中國稿件，以明其不與俄人私通。蓋又變媚俄之面目以媚日本也。日人知其故，投稿於地而唾之。無何其母死，增祺托名終制，得脫身歸，尚恐人之攻擊其往事也。亟謁邸中之有勢力者，竟獲優待如平昔。於是清廷之賞罰，自茲墜地盡矣。嗚呼！可不慨哉！

附錄甲辰二月戲祭奉天將軍增祺殉難文：

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，日本兵克奉天，俄總督苦魯巴金遁，清將軍增祺殉焉。無心子淚灑為文而哭之曰：「嗚呼！公死矣，公死矣。公不死，吾民死。公果死，吾民不死。幸哉公死！或人多口，以為公死，又以為公未死。以為死者，謂俄實生公，應死俄；以為未死者，謂清實生公，不死清，必不死俄。果爾。

則公未死者身，已死者心。心死哀獨大，餘哀公不覺涕淚橫流也。公心亦人心耳，死之狀何苦？狀無人狀。然而心死者中國有萬狀，狀皆如公，公亦無奇，餘知公為獨詳也。請狀之，以告吾國民心未死者，亦令國民之心死公，勿厚望。公密雲一旗廝耳。密雲山水接龍脈，風水鍾於公。公亦貧，幼喪，迫於飢餓。善聚積，小富乃得副都統，大富乃得將軍。奉天將軍兼巡撫事，聚積之術益擴張。一差之優，索數千金。一缺之優，索數千金。生前不嫌少，死後不恨多。公真善為身謀也！然公冬不重裘，夏不疊扇，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。疑之者，謂公厚自謀者，胡自薄之？而不知公實不惜一身，而惜此一金也。則公之心死於金錢者一。公起家博徒，少習弓馬，兼攻八股業，故未聞上等教育。公夫人，則講求忠孝者也。庚子，俄逼奉天，公擁資欲遁，公夫人面叱之，曰：皇上命汝守茲土也，死可矣，走胡為耶？孰知公利祿心生，名心乃死也。居老母為奇貨，浪蕩西走，以奉天拱手而授之俄。西陵宮闕，遷其寶器。夫人大罵，拚不與生。公猶擁其愛姬以自慰。於以知公之識，足以有鬚眉，不足以有巾幗也。則公之心死於忠孝者二。公遁不遠，俄遮之還，逼成草約，三省歸俄掌中。俄德公，公亦倚俄，免失守罪。而日俄戰禍，實釀乎此。奉天遂糜爛而不可問。夫奉天者，清之奉天，俄之奉天，實公之奉天也。清有此奉天，授之公。公有此奉天，授之俄。俄又以此奉天，還之公。清又聽俄，而不敢奪公。公代俄善守此奉天，富貴公自享之，好官公自為之也。然清不有奉天，授之俄，公有功焉。公可以於俄取之。俄不有奉天，奪於日，公無功焉。公不能於日取之。嗚呼！如公之才，足以為二臣，而不足以事兩姑也。則公之心死於奴隸者三。公既擅此三長，適與今政府相和合，而引為同調也。

故得以屍位久。公最親信如黃馮、施忠諸輩，亦傳公衣鉢，能為青出，均之皆心死而已矣。綜公平生，非無小善。然事母孝，而不以禮；與人愛，而不以德；喜讀書，而襲其皮毛；愛人材，而收其蠅狗；柔緩而不足以決大疑；陰險而不足以共大計。朝廷倚公，蒼赤望公。公心死不可用，用必亡吾國。敢為公誦勿渡河詩，而一哭也。公之穢德，彰彰尚夥，而以奉天為最多。

公位置僚佐，顛倒錯亂，無才能資望之可言。朝一人，輦金多，則置此人。暮一人，輦金多，則易此人。吏治用以大壞，知公乃操刀之劊子也；公因左袒俄人，與府尹廷杰齟齬，至懷手槍以尋仇，哭號怒罵，失大臣體，知公乃衣冠之沐猴也；日俄戰劇，逼近奉天，公聞炮聲隆隆然，令家人掘地丈餘深，為避炮計。街市喧傳以為笑柄，知公之膽小於鼠兔也；南滿地帶，辟為戰場，難民以數萬計，公無良法以振之，而日以錢米行小惠。

乘輿濟人，向隅者多，知公乃婦人之仁也。日拘華官數十人，加以通俄罪名，公不為昭雪。更以私憾，劾無過僚屬，或假敗壞軍事而殺之。公直全無心肝，殆非復黃種人之孫子也。嗚呼！公死矣，輿人有口，太史有書，餘何敢以私議，擬公千秋。